

# “生态账本”有效变现

## ——来自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的调查

本报记者 刘 兴

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年。许多地区生态资源富集,发展愿望强烈,如何实现从“生态账本”到“经济账本”的有效变现?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通过制度创新、产业培育、金融支持、人才保障等多方面协力,探索出一条生态价值转化的特色路径。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可衡量、可变现的金山银山,关键在于打通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通道。

地处赣西北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以江西首个县域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为支点,将无形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可量化的经济价值。通过制度设计与经营模式创新,这里不仅给森林、溪流、空气贴上了“价格标签”,更破解了生态产品“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困局,培育出覆盖一二三产全产业链的绿色经济矩阵。

### 青山如何定价

铜鼓县花山生态林场内,护林员钟书平踏着厚厚落叶,巡视这片守护了几十年的杉木林。如今的钟书平,心境已与过往大不相同。他向记者展示手机里两份截然不同的“账本”:20年前,林场年采伐量2000立方米,收入不足50万元;2024年,仅靠林下种植和碳汇交易,收益便超百万元。“以前砍树是‘杀鸡取卵’,现在护林成了‘金饭碗’。”钟书平脸上泛着笑意,手指抚摸过挺拔的杉木,仿佛在触摸流动的财富。

钟书平从“砍树人”到“看树人”的转变,源于铜鼓县一场深刻的时代追问——如何为绿水青山标定可量化的经济价值?这座森林覆盖率高达88.04%的山区县,生态资源得天独厚,过去却因无法量化变现,大家只能守着绿水青山过紧日子。

转机始于2021年。铜鼓县在江西率先破冰,依据国家核算规范,江西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技术规范》等地方标准,构建起“1+3”GEP核算体系——以1个县级总账本为统领,串联乡镇、村落、特色产业3级明细账,为“一镇、一村、一业”进行精准生态价值画像,实现生态家底的逐级穿透与精细刻画。

永宁镇坪田村是首个开展GEP核算的试点村。当村里的森林、湿地、农田等资源被分解为138项指标呈现在屏幕上时,村民们第一次直观看到脚下土地的价值。“平台显示我们村人均GEP为26.2万元。”铜鼓县发改委数据服务中心主任凌振轻点鼠标,大屏幕上跳动的数字让坪田村党支部书记朱勇名说,依托毛竹高标准改造,全村实现村民人均年增收1.5万元。目前,铜鼓县已完成丰产林建设2.8万亩。

毛竹的价值在精深加工中成倍增长。铜鼓竹加工产业园内,43家竹加工企业将一根根毛竹“吃干榨尽”。江西省卓越木业有限公司采用竹材碳化脱脂工艺解决霉变难题,生产的30多款竹工艺品畅销22个国家。

制度创新的齿轮自此加速转动。铜鼓建立起县、乡、村级生态资源交易平台,成立两山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和专门负责林权收储运营的兴铜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生态资源一体化收储、规模化经营和市场化交易。

更精妙的制度设计,体现在“小班经营”模式上。“深化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创新推出‘政府+龙头企业+村集体+小组+农户’多主体参与价值共创机制,激活微观经营‘一池春水’。”铜鼓县林业局局长龚远洪介绍,在这一制度设计下,各方结为生态共治、价值共创、收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政府引导整合零散林地,由龙头企业统一规划、划分“小班”,因地制宜带领农户发展黄精、竹荪等高附加值林下作物,形成“企业统销统购、农户精耕细作”的协同机制。目前,该模式带动铜鼓流转山林49万亩,实现交易金额4.5亿元;林下经济种植面积达12万亩,涵盖品种20余个。

“制度设计不是给山林贴标签,而是在构建生态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桥梁。当生态资源被精准‘定价’,绿水青山就拥有了成为资本的可能。”凌振说。这场制度创新的成果在数据中得到印

证:2023年,铜鼓GEP达487.15亿元,是当年GDP的6.43倍;2024年,这一数字达到531.33亿元。

### 产业如何生金

GEP核算为生态资源奠定了价值,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效益。

从铜鼓县城驶向棋坪镇的公路两旁,连片的黄精苗为群山披上了崭新的生态经济外衣。“这可是被誉为‘南方人参’的宝贝。”铜鼓县黄精产业协会会长谢永康介绍,目前铜鼓县已发展黄精种植面积7.3万亩,衍生出黄精茶、黄精酒等10多种产品,年产值突破3亿元。

走进棋坪镇柏树村,被称为“铜鼓县种植黄精第一人”的莫英富正带着工人采收林下黄精。“立体种养让山林变成‘立体银行’。”他指着身后的杉木林说,“这200亩林地亩产黄精4000斤,加上林下种植和养蜂,综合收益非常可观。”从2013年试种10亩起步,到后来瞄准市场空缺培育供不应黄精种苗,再到如今带动160户村民种植黄精5200亩,莫英富见证了黄精从土特产到“黄金产业”的蜕变。当地村民年人均收入也从2013年的不足3000元跃升至2.8万元。

许多像莫英富一样的探索,让铜鼓县看清了生态产业的巨大潜力。虽然面临72.6%的国土被划为生态保护区的现实约束,但这个山区小县拿出魄力,系统推进一二三产全产业链绿色转型。

2021年,铜鼓在江西率先成立“三产融合创新专班”,构建“纵向延链、横向跨界”的绿色产业链——纵向延伸黄精、竹木等加工链条,打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大健康、绿色食品和竹木加工、精细化“3+2”生态工业;横向打通农旅边界,开发森林康养、冰雪运动等12种新业态。

这幅绿色产业链图中,竹木产业的转型升级引人注目。在三都镇大槽村,村民曾继成一边挖笋一边算账:“冬笋10多元一斤,每天能挖五六十斤。”大槽村党支部书记朱勇名说,依托毛竹高标准改造,全村实现村民人均年增收1.5万元。目前,铜鼓县已完成丰产林建设2.8万亩。

毛竹的价值在精深加工中成倍增长。铜鼓竹加工产业园内,43家竹加工企业将一根根毛竹“吃干榨尽”。江西省卓越木业有限公司采用竹材碳化脱脂工艺解决霉变难题,生产的30多款竹工艺品畅销22个国家。

循环经济链条让增值率达到新高度。过去,园区近40%的竹材沦为下脚料,还需付费处理。江西安金实业有限公司落地后,他们将收购的竹屑加工成高品质竹炭,使每吨废料从“贴钱处理”变为“净赚350元”。完整的产业闭环,让毛竹附加值从每吨2000元跃升至1万元。

更令人惊喜的是,电子信息产业在这片绿水青山间异军突起。当地构建起从元器件到智能穿戴终端的完整产业链,今年前8个月,铜鼓县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11亿元,同比增长67.22%。园区内,华屹显示5个月点亮首片液晶模组;奕通电子百天造出智能手表;尚朋电子与电子科技大学合作研发的软磁材料,使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功率提升25%、能耗降低30%……

“纵向延链、横向跨界”的产业交响乐在山水间持续回荡。在大塅镇天柱峰景区,护林员老周有了新身份——森林康养向导。“带游客研学1小时收入200元,抵得上过去砍半个月的木头。”他带领游客穿梭在森林中,讲解着红豆杉的生态价



位于铜鼓县大塅镇的天柱峰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吸引大量游客前来。  
周亮摄

### 价值如何跃升

七星岭的林海在晨光中苏醒,排埠镇华联村村民黄伟卿轻点手机,屏幕上的数字显示,这片自家承包的200亩林地已累计产生12.6吨碳汇收益。“以前守山守的是‘死家当’,现在守的是会生钱的‘活资产’。”他笑着告诉记者,自己成了“卖碳翁”,除了种树、护林有务工收入,“卖空气”还有碳汇收入。

黄伟卿这句朴素的比喻,背后是铜鼓县在江西省率先破冰的林业碳汇交易。2022年12月,铜鼓与国泰君安证券签下江西首笔千万元级碳汇交易协议。2024年9月,铜鼓县造林项目作为全国首批9个造林碳汇项目之一,进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

“每棵树都带着‘身份证’,扫码即可查看固碳量、交易状态等信息。”铜鼓县林业局局场管理中心主任唐均指着大屏幕介绍,通过GEP核算体系,他们与国泰君安的碳汇交易将5.78万亩林地的碳汇量精确量化,30年计期内可产生54.32万吨碳汇量,市值超3500万元。2025年1月,铜鼓正式启动向碳汇授权大户颁发林业碳汇经营收益权证。这一“碳汇确权+收益权证”之举,再次成为江西首例。

碳汇交易的突破,催生绿色金融“活水涌动”。在铜鼓县鑫磊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鑫仔细查看着黄精苗的长势。他种植黄精近10年,去年通过生态信贷获得80万元贷款,将种植面积扩大到1700多亩,“黄精种植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这笔贷款来的正是时候。”面向各类新型经营主体,铜鼓创新“生态资产质押”模式,将GEP核算结果转化为授信依据,推出多种绿色信贷产品。截至2025年三季度,当地绿色贷款余额达18.72亿元。

绿色金融盘活了沉睡资产,“飞地经济”则从空间上破解生态保护区产业发展困局。为推动生态价值持续跃升,铜鼓探索“飞地建园”模式,通过跨区域资源互补,将项目放入宜春经开区等合作园区发展,形成“产业共建、人才共享、收益

共享”的协同格局。2024年,创维、承葛制药等“飞出”项目为铜鼓县“飞回”千余万元税收以及600余个就业岗位,让守护青山的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发展红利。

流域间也架起共赢桥梁。2019年,铜鼓县与修水县签订江西首个跨设区市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共同设立修河补偿资金池。两地按照“月核算、年缴清”方式,依据交界水质监测数据落实补偿,构建起“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流域治理新机制。铜鼓还出台《铜鼓县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方案(试行)》,实现跨界河流从“各自管”变成“一起管”。

“碳汇可交易、资源可抵押、飞地可建园、流域可补偿,有了多维变现通道,绿水青山就成了永不枯竭的财富源泉。”龚远洪说。2013年以来,铜鼓县已实施29.1万亩造林抚育项目,带动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产业产值突破40亿元。

### 前路如何进阶

如今的铜鼓,头顶多项生态光环: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县级行政区第二;拥有国家生态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和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4张国家级生态名片。

面向未来,铜鼓保持着清醒认知。“坐拥208.4万亩林地,是铜鼓坚实的生态基底;筑牢永续根基,首要是护好这方山水。”铜鼓县生态环境局局长邹业文说。

坚实的法治屏障为绿色发展保驾护航。铜鼓县创新推行“生态卫士”综合执法改革,抽调公安、林业等7个部门执法人员集中办公,建立“生态卫士综合执法中心”,形成执法合力;严格执行《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构建“司法惩戒+生态修复”并重的环境司法模式。

护好山水,更要让山水滋养生活。“‘南方人参’名气响了,可产品大多还停在初加工阶段。”谢永康指着一排排黄精制品坦言:“‘铜鼓黄精’虽获地理标志,但品牌溢价尚未完全释放。”沿着产业链增值路径,铜鼓县加快布局线上,直播带货拓宽销路;线下,组织企业参展提升影响力。根据铜鼓县2025年出台的

《关于打造湘赣边黄精产业区域发展中心联农带农试点的实施方案》,当地计划3年内完善黄精种子种苗繁育体系。“康养+”产业融合也在加快推进;“来吧铜学”研学品牌探索“文旅+教育”融合新路径。

依靠灵活的经营模式创新,产业布局价值加速释放。在棋坪镇幽居村,村民丁加万得益于商品林赎买改革,将141.6亩山场交由兴铜林业发展公司收储,获得5.38万元收储金,自己也被聘为生态护林员获得稳定收入。铜鼓县通过“赎买+改造提升”“赎买+协议封育”模式,已完成重点生态区非国有森林赎买7.07万亩,实现林权集中整合,“小山变大山”。林农则通过加入护林队,实现“保护青山有收入”。

“通过林权赎买,零散林地整合成规模化的‘绿色资产包’,解决了‘谁来经营’的问题。”黄德业说,“但要让这些资产包释放出最大的生态和经济效益,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同样关键。”

前路如何进阶?资金缺口始终是个绕不开的话题。面对生态保护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挑战,铜鼓“向上争取”与“向内挖潜”双管齐下:“十四五”以来,共获得上级生态转移支付资金3.646亿元。同时,本级财政持续加码,2024年以来累计安排专项资金1.2亿元,并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引导更多活水润泽生态产业。

要让资金产生乘数效应,需依靠强大的人才支撑。铜鼓以“乡村振兴人才培育计划”为抓手,内育本土专才,外引智力活水,通过与20余所高校共建产学研平台,吸引400余名研发人员扎根山林。

“以不竭的创新活力赋能青山,以恒久的青山价值涵养未来,是铜鼓打通生态价值双向转化通道的关键钥匙。”对此,铜鼓县委书记李勇军深有体会,“生态价值转化不是简单‘变现’,而是一场深刻的发展方式变革。我们要让制度创新释放生态红利,让科技赋能提升产业价值,让每名群众在绿色转型中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从“砍树经济”到“观景经济”,从“资源沉睡”到“价值觉醒”,铜鼓的生态价值转化之路诠释着发展与保护并非取舍,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当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共识,当制度创新、科技赋能、人才支撑形成合力,绿水青山就能焕发持久生命力。

### 调查手记

## 协同发力促良性循环

近年来,各地加快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但也面临产业链条短、深加工能力不足等现实难题,需要久久为功。铜鼓县的探索表明,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化通道,绝非简单的资源变现,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制度创新、产业培育、市场驱动等多方面协同发力。

制度创新是生态价值转化的“开路先锋”。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为生态价值转化扫清障碍、铺设轨道。铜鼓县在江西省率先建立GEP核算体系,让无形的生态价值变得可量化、可交易,打破了长期以来生态价值“有价无市”的困境。在此基础上,生态资源运营平台实现资源一体化收储,并通过“生态卫士”综合执法构建司法保障网,系统推进制度创新。

产业培育是生态价值转化的“承载主体”。从“砍树经济”到培育起绿色产业体系,

这种转型不是简单的产业替代,而是产业链重构和价值链提升。产业培育的要义,在于找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市场驱动是生态价值转化的“活力源泉”。碳汇交易让“空气卖钱”成为现实,绿色金融创新让生态资产成为可抵押的“绿色不动产”,“飞地建园”巧妙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这些创新表明,市场驱动不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创造交易场景、发现价值空间。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深层逻辑在于制度、产业、市场的良性互动。制度为产业和市场提供规则保障,产业为制度创新提供实践基础,市场为产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三者缺一不可。打通生态价值双向转化通道,既要有敢闯敢试的制度创新勇气,也要有深耕细作的产业培育耐心,还要有善用市场的智慧。唯有协同发力,才能真正实现“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良性循环。



游客在位于铜鼓县排埠镇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滑雪场滑雪。周亮摄